

萍踪寄語選集

程奮著

267

萍踪寄語集

卷一

萍踪寄語選集

每冊實價

四

著者 韜 奮

出版者 韜奮出版社

總經理 各地光華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勝利後第二版

萍踪寄語選集弁言

「萍踪寄語」第一、第二、第三、共三集，是我在遊歐兩年間的通訊，共一百三十一篇，三十七萬餘字，旅居匆促中寫成，對於所歷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新聞事業各方面的情形和趨勢，略具梗概，聊供國人參考。篇幅既多，購閱者或感不易，爲便於讀者計，所以又從這三集中選擇在內容上比較更爲重要的三十六篇，約十一萬餘字，編成這本『選集』。原來的三集中，第三集專記遊歷蘇聯的印象，約二十萬字；因爲許多朋友對於蘇聯新社會的建設狀況特別注意，所以這『選集』裏對於這方面的材料也特多，超過全書的一半。關於蘇聯在文化，教育、工業、農業、商業、社會關係種種方面，都有相當的扼要評述。但是有一點要請注意的，蘇聯的新社會進步迅速，日新月異，這裏所說到的不過是大概的趨勢而已。

我把這本小小的『選集』貢獻於讀者諸君，倘能由此使國人裏面有更多的人了解世界的大勢，看到別人的流弊知所避免，看到別人的優點知所取法，那便是作者所最欣幸的事情了。

韜奮記於艱危中的大眾生活社

一九三六、二、廿三、夜。

目錄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	一
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六
世界公園	九
操縱於資產集團的巴黎報界	二二
法國教育與中國留學生	二五
在法的青田人	二八
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	二二
繼續努力解放的愛爾蘭	二四
從愛爾蘭歸途中	二七
『巴立門的母親』	三〇
大規模的貧民窟	三三
英國教育的特點	三六
英國的華僑	四一
再到巴黎	四五
遊比雜談	五〇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五五
所謂領袖政治	六一

種族的成見和夢想	五
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	七〇
德國新聞業的今昔	七三
莫斯科的烏瞰	八〇
中央文化休養公園	八五
運動大檢閱	九
托兒所	九二
婦孺衛護博物館	九六
幼稚園	一〇〇
佛勒格機械廠	一〇四
結婚和離婚	一〇八
舒西努集體農場	一二三
集體農場的重要性	一五
開放給大眾的休養勝地——克里米亞	二八
雅爾他	一三三
兒童療養院	一三七
蘇聯的教育制度和特點	一三一
蘇聯的電影和戲劇	一三八
不賺錢的商業	一二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

記者自八月十日（一九三三）到羅馬以後，中間經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比薩（Pisa），熱那亞（Genoa），米蘭（Milan）各城，八月十七日離開意大利而入瑞士，今天（八月十九日）已在瑞士的首都百倫（Bern）了。在此十九日中未曾寫成一篇通訊，這不是我偷懶，却是因為這次遊意大利是臨時加入一個小小的旅行團體同行的，白天陪同各人疲於奔命，夜裏吃過晚飯洗個澡便到了十點鐘以後，第二天又須起早再奔，簡直沒有容許提筆的時間和精神。團體行動不得不一致，這在有特殊的職責的人方面（例如我負有爲『生活週刊』通訊的職責），却不無一些困難。自從今晨這小小旅行團的其他團員都在瑞士的沮利克（Natcha）動身往德國去，記者和他們分途後，便孤零零地一個人獨向瑞士的首都進發了。提筆作此通訊時，是剛到的夜裏，在百倫一個旅館的一間小房間裏很靜寂的燈下寫的，但是通訊的內容却不得不從羅馬補敘起來，請先談談表面輝煌的羅馬和窮相畢露的那不勒斯——所謂表面和裏面。

我們八月十日夜由佛羅倫司到羅馬已十一點半了，大家忽忽睡覺，第二天早晨，我們正要走入餐室早餐時，有一位妙齡女郎迎上來用英語向我們道早安，並請我們告訴她應在特備的表格上填註的事項，這在國外各處旅館原是常事，但此處令我注意的有幾件事：（一）這個女子英文說得很流利，後來聽我同行的朋友會說德語，她又用很流利的德語詢問他們，我和她略談之後，才知道她是瑞士籍，能英德法意四國語言，她辦事精明幹練，待人溫和誠懇，後來知道旅館的一切都由她主持，大概是女經理，我問她意大利婦女職業的情形，據說在歐洲各國還算落後；（二）表格上所填註的事項，除尋常所有的如姓

名國籍職業及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等等之外，還要問各人父親的名字和母親的姓名，我只知道我的母親是浙江海甯查氏，她有什麼名字，我始終不知道，只得臨時替已去世了二十幾年的母親取個新名字，再把牠譯成洋文了；（三）據這個女經理說，這種表格，警察廳裏每隔三四小時就派人來查，尤其查得苛細的是俄國人，他們的防範情形，可以概見。

羅馬曾經做過煊赫一時的羅馬帝國的都城，後來又做過教皇的『精神帝國』（“Spiritual empire”）的都城，自一八七一年來一直是意大利國的首都，牠在路政上建築上古蹟上的雄偉，那是不消說的。但我們到了現在意大利的首都，總連想到所謂『法西斯』，這時意大利法西斯十週紀念展覽會還未閉幕（連開三個月），而且因為受了一部分火車費三折的『優待』，依他們的規定，須將火車票拿到展覽會打個戳子，表示確已到了羅馬，並且還看了展覽會。到羅馬如不將火車票蓋印，原有『優待』尙須取消。（買來回票固受此拘束，我們買通票的也一樣。）經他們這樣殷勤引誘，所以我們第二天就費了半天的工夫去『覽』牠一下。到了之後，拿出火車票打戳子，才知道還須付二十五個列拉（Lire，等於法幣六圓兩角半），三折『優待』的名詞多好聽，却臨時加上這樣一個竹槓，記者原想來看看的不打緊，同行中有因貪這『優待』而移尊就教的，都大呼其觸霉頭！

『竹槓』不在乎，尤感到惘然的是『覽』了以後的一無所得。我所特別注意的是他們究竟替意大利人民幹出了什麼成績，要這樣大張旗鼓地希望人去『覽』，但却一些『覽』不出，原來他們只不過按年把該國法西斯一黨發展中的殺人照片，『烈士』照片，所用的刺刀旗幟等等，陳列出來，尤多的當然是他們的老祖宗墨索里尼的大小各種各式照片。墨索里尼曾經在米蘭做過意大利人民報（“The People of Italy”）的主筆，在這展覽會裏，特把他當時主筆辦公室的椅桌器具照樣排列成一室，並把當時的這個報紙一張放大到好像一面牆壁似的陳列着。據牆上所貼的說明，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一九二二

年間，墨索里尼就在這小小的一間主筆辦公室裏對黨員發號施令。

意大利的法西斯所欲維持的是什麼，所擁護的是什麼，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但記者在國內時承友人介紹一位據說在意大利多年而對於法西斯主義富有研究的某君，姑往訪問，去了兩次才見到，他滿口讚美墨索里尼，尤其讚美意大利沒有工潮（？），為歐洲各國所不及。他並說墨索里尼會說廠主靠工人，（他不承認有資本家這個名詞，）工人也靠廠主，沒有廠主靠誰養他們！記者因道路不熟，花了八個列拉，（兩塊中國大洋），坐了一輛汽車去看他，回來時不願再花冤枉錢，只得難爲了這兩條不幸的腿了！

意大利的輿論界當然是無可說，這就是那位對墨索里尼五體投地的法西斯主義專家也承認的。

羅馬的勝蹟不少，費十幾天也許才看得完，我們只能擇其尤要的幾處看看，鬥獸場頗近，是走去的，這殘垣破壁的羅馬鬥獸場，我們在相片上，乃至在小學教科書上的插畫裏，早已領教過，所以見面時如老相識，的確古色絢爛，不過想到從前把俘虜放入，一任獅子亂咬，坐而圍觀者相顧而樂，殘忍之至！此外最雄偉的是聖彼得教堂，近三百尺高，裏面全用大理石造成；雕刻精美。最有趣的是在城外看了一個教堂下面的二千年前用石造成的長達半英里的地窖，由一個天主教的和尚燃着油把領導我們下去看，我們各人付了三個列拉，各燃一根小燭拿在手裏，跟他下去。裏面曲折黑暗，如入山洞，左右還有不少黑暗的小洞和大窟窿，據說是當時異教來殘殺天主教徒，特在教堂下面造好這種大地窖，以備各教徒遇難時藏身之用，但仍時被發現，橫被追入殘殺，現在還得見不少遺下的頭骨和骷髏。窖內冷氣襲人，滿目慘象，燭火晃晃欲滅，同行的周君說還看見『鬼火』（磷火），他急避而不看，我的後面先前還有人，後來回顧就只陰森森的一團漆黑，大家踉踉蹌蹌地好像遊了一次『地獄』！羅馬城內看不見乞丐，但我們到城外便遇着，有一個男乞丐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對我們哀訴家裏有子女六人，作手勢表

示由小而大，驟發待哺，這也好像堂皇的教堂下面有着黑暗的地窖。

我們八月十三日晨八點鐘由羅馬乘火車往意大利南方的名城那不勒斯，直坐到下午三點鐘才到，大家都被火車震盪得頭昏腦脹；到了之後，就瞥見街道的齷齪，癩三的衆多，尤妙的是我們原選定了一個旅館，忽被一個癩三式的旅館接客把我們引到那個旅館門口，用意大利語和該旅館中人鬼頭鬼腦的掉我們的槍花，該旅館中人便藉口房間已滿，不肯容納，於是由這位癩三接客引導我們這一羣疲頓不堪的孩子穿過了許多貧民窟，衛道的齷齪不用說，房屋的破爛骯髒也不亞於在印度孟買所見的貧民窟，尤其令人注目的是街頭巷尾擁滿了蓬頭垢面形容枯槁衣服破爛骯髒的大大小小的男女孩童，跑來跑去閒蕩着，有的就向我們求乞。最後那位癩三接客把我們引進一個走了不少曲折黑暗的巷子而達到一個小旅館，房間全數不過三間，有的房間裏婦女伸出頭來向我們望，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路道』，我們都怕進了盜窟，趕緊提着衣箱向外跑，另尋一個旅館住下。大家都喊倒霉，但我却獲得機會看看『裏面』的那那不勒斯，第二天我們裏面有兩位在街上散步，到一處就有人來『拉皮條』，說附近就有美麗的女子，要不要，只須兩個列拉（等於法幣半圓）就可以……他們兩位究竟不敢領教！

那不勒斯城本身不過爾爾，她的著名是附近該城的古蹟名勝，尤著的是由地下挖出的二千年前被火山湮沒的磅貝意古城（Pompeii）和海沒這個古城的有名火山佛蘇維哀斯（Mount Vesuvius）。我們因時間及經濟關係，火山僅在遠處望望（近四千尺高）。磅貝意古城，我們却費了差不多一整天的工夫，乘了火車到該處去看一番，該城在兩千年前是很繁盛的城市，居民有兩萬人。紀元前七十九年的時候，久已靜默的火山忽而大爆發，將全城湮沒至十五尺之深，後來又加深至二十尺，直至一千八百餘年後（一八六〇年）才被發現掘出一半，我們才有機會在這兩千年前的古城裏東奔西竄着參觀憑吊。全城的屋蓋都沒有了，剩下來了的只有石鋪街道和磚石造成的大小房屋的圍牆，還有幾個遺下的全身屍骨，縱橫臥着，

現在有屋蓋和玻璃大窗，把他們的遺骸保存在裏面。

我們遊完古城後，餓得慌了，就在附近的一個餐館裏補吃午飯，被大敲竹槓，每人敲去二十個列拉（華幣五圓）。各遊客吃的時候，還有兩個意大利人毫不徵求同意的向各客人大彈其不入耳的「孟德林」，而且大唱其不入耳的怪腔調；他們猜你是何國人，便向你唱何國的國歌。後來我們發現他們向着我們唱的是日本國歌，他們來討錢時，有人主張不給，後來申斥了他們幾句，說我們是中國人，不要瞎唱日本歌，他們爲着幾個錢的緣故，堆着笑臉答稱「是！是！是！」仍給了他們幾個列拉。

我們在八月十五日又離開那不勒斯，到意大利西部的比薩。

廿二、八、二十、脫稿於百倫。

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記者上次通訊談到離開那不勒斯 (Naples) 時為止，我們於八月十五日晨離開那不勒斯，當晚九點左右到意大利西部的比薩 (Pisa)，該處最令人留戀的是科學家加列利奧 (Galileo) 研究「吸力定律」 (Laws of Gravitation) 所在的斜塔 (Leaning Tower)。這塔是十二世紀遺物，高一百七十九尺，斜出十四尺，全部用石造成，中心是空的，最外的牆和中心周圍的牆的中間，有螺旋式的石級可以上去，有二百九十六級，我們都跑上最高的一層，可望見全城。在中學時代讀物理學就耳聞這個斜塔，不料現在得親歷其地。此外還在附近看了許多排列着的十三世紀遺下的石造的古棺和棺外的許多古雕刻。

我們十六日下午離開比薩到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產生所在地的熱那亞，僅略作遊覽，並瞻仰哥倫布的石像，即赴在意大利人口最多 (八十六萬餘人) 的米蘭 (Milan)，也是在意大利最繁盛的一個商埠，絲業市場佔歐洲第一位，且為意大利法西斯的老祖宗墨索里尼的發祥地，一九二二年他率領十萬「黑衫黨」向羅馬出發 ('March to Rome')，就從此地作出發點。該地的新造大火車站，就是為着紀念他的，全部用鋼鐵鑲着厚玻璃造成，高達二百三十尺，上面也用鋼鐵鑲着厚玻璃作成半圓形的蓋，裏面容下了十幾個月台及軌道，出口處的大柱和石級都是用大理石製成，堂皇得很，據說可算是歐洲最大的火車站，該城的街道很像上海的南京路和靜安寺路。

我們於八月十七日下午十二點十八分離開米蘭，兩點鐘火車開進了瑞士國境的齊亞索 (Chiasso) 便和意大利告別了。記者草此文時 (八月廿二日) 已身在日內瓦的一個旅館的房間裏，但關於瑞士的印象，當另文記之，此時請先述我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關於意大利的政治和民生方面的觀察，上次通訊裏已略有提及。關於一般人民的習性方面，印象也不見佳。記者所有機會接觸的大概偏於城市的人民，鄉村方面怎樣，未敢妄斷，且無論何國，均屬良莠不齊，其間不過程度問題，故亦未能一概而論，但就所覺察者而論，意大利的做事馬虎，實隨處可以看出。在意船上剪髮，即已覺得，很鹵莽地幾下一剪，就算完事，同船的旅客戲呼爲『殺頭』，記者也這樣地被殺過一次頭，破費四個先令六辨士，合華幣三塊半大洋！有某君『殺頭』之後，發現兩邊太陽穴的髮脚修得一高一低，大家看見了，戲稱爲一九三四年的新式！後來我在那不勒斯的旅館裏又『殺頭』一次，也是受着同樣的待遇，甚至沒有把布圍着胸部和背後，他就要『開刀』，幸而我自己留神，趕緊把房間裏的白色洗面巾拿來圍上。這樣在幾分鐘裏開了幾刀之後，索取列拉四個，等於中國大洋一塊，但比船上已客氣得多了，而馬虎的程度却先後輝映，或有過之無不及。試再舉一事。我們在威尼司的某旅行社買火車票，把所經過的地名開得清清楚楚，把這張單子交給該社的一個職員，說明在某處因欲遊湖，所以那一段路乘小輪船而不乘火車（該處連票可有這樣辦法），他弄錯了，在票上寫明全乘火車，我們當然和他大辦交涉，他說火車輪船不是一樣嗎，硬要我們馬虎，我們堅執不肯，鬧了好半天，後來他終於不高興地換過一張。在瑞士的火車上貼着不許吸煙，即不得任意吸煙，在意大利便馬馬虎虎，火車的壁上儘管貼着不許吸煙的通告，大家仍可馬馬虎虎地吸着，意大利除極少數的城市外，是大概都隨處是骯髒的，無他，也是馬虎而已。

我在未出國前，到過歐洲的朋友都說遊歷意大利最不易，因爲往往要上當或受欺騙。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因有事要趕到火車站一趟，求迅速起見，就叫一輛零租汽車（taxi）乘去。這種零租汽車上面原有行程表，走了多少路，應付多少錢，這行程表的機械都能自動的載明，照理沒有欺騙的餘地了，但是那個汽車夫却把這位朋友開到別的地方去，半途停下，假說剛才聽不清楚，一看表上已須兩個半列拉（一

個列拉合華幣兩角半），這位朋友氣極了，打算就付給兩個半列拉了事，不再乘了，剛下去兌換零錢後，回頭一看，車上的表已被車夫用手法改爲三個列拉，這位朋友却也強硬，無論如何，只肯付兩個半列拉，車夫無可奈何，拿了錢大罵其日本人！（因爲他把這位朋友當作日本人。）這位朋友當然還是吃虧，因爲他仍是白付了車費。

不過平心而論，意大利却有勝過中國的地方，最顯明的是他們的交通比中國便利得多。記者此次遊意，由該國東南而東北，折往中部，直趨南部，又由南部而西南，而向北，經重要城市八處，差不多在該國東南西北兜了一個圈兒，而實際在火車上所費去的時間不過四十小時左右，兩天還不到，比之在中國有的省分要走三個月才能到，而且還要由外國兜個圈子進去（例如雲南），那當然好得多了。雖然中國區域比意大利的大，但他們的鐵路網連絡全國各城市，路路通，我們却老是這幾條老鐵路，好像就此終古似的，確是無可爲諱的事實，其實我們除開口五千年亘古文明外，現在有什麼勝過人家！意大利不過是歐洲各國中的一個『蕪二』，但却仍比我們勝一籌，說來慚愧！

八月廿二日記於日內瓦。

世界公園

瑞士全國不過一萬五千餘英方里，人口約四百萬，這個小國的風景秀美絕倫，人民都衣冠整潔，似乎都能安居樂業，處處令人歎美，但近數年來也不能不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失業問題雖不及他國的嚴重，但也很足以使當道者苦於處置了。瑞士的工業出產品，以錶爲大宗，但自世界不景氣以來，瑞士法郎價值又高，國外貿易不免大受打擊，因此錶廠有不得不停辦的，就是規模較大，維持能力較厚的大廠，也不得不減少工人，有的竟減少一半，所以失業工人尤以錶業爲多。各邦（瑞士的每一聯邦，他們稱爲“Canton”）對於失業工人的救濟辦法雖非完全一致，大概每人每月可領失業救濟費一百法郎左右。（瑞士法郎約合華幣八角，等於華幣八十圓了。）領失業救濟費的不許娛樂，例如在戲院中查出，即須受罰。這種消極的支持辦法，數量一天天地加多，便是一個難題了。此外瑞士既是『世界公園』，公園是要靠有人來遊的，有人來遊才有相當的收入。瑞士因各國人士喜遊的勝地，所以旅館業特別發達。我們遊意大利，覺有三多；教堂多；噴水池多，叫化子多。瑞士至少也有四多：湖多，山多，旅館多，菜館多。無論窮鄉僻壤，Hotel（旅館）和Restaurant（菜館）兩個字的招牌隨處可以見到。所以瑞士其實也可以稱爲『旅館國』。他們有旅館專門學校，聽說別國要開講究的旅館的，往往從瑞士特聘『旅館專家』去設計主持，其聲價可以想見。但自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各國到瑞士的遊客因而大大的減少，雖有『專家』，無可奈何，關門大吉的旅館也不在少數。

瑞士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在表面上，比起別國來還算好，但在心裏如何，有一事件實可以表示大概：有位朋友自德國到意大利，經過瑞士，在火車上遇着一位瑞士商人，和他談起天來。他問中國和

日本的問題現在怎樣了？還在打嗎？某君說表面上是不打了。他說日本既已得到了滿洲，當然用不着再打了。某君說中國並未答應日本，他笑着說日本在實際上既得到，中國不抵抗，何必得到中國口頭上的答應？他又接着說；日本人口繁盛，勢不得不如此。某君說中國人也不少，如此以爲理由而掠奪他國土地，於理講得去嗎？他回答說：像日本那樣的民族應該讓他們繁盛擴充起來，像中國這樣的民族，越少越好，至於理由恕我不便奉告了。他的意思顯然是說中國是劣等民族，還是減少或甚至消滅了爽快！某君聽了大氣，和他大辯了一番，結果不歡而散。

這個瑞士人的心理至少有兩個要素：一是崇拜強權；二是老實把中國看作劣等民族，活該受人侮辱蹂躪！其實這不僅是這個瑞士人的心理，據記者出國後所聽到國外僑胞的訴說，儘可說是歐洲一般人的普通心理，不過不便在嘴上明說罷了。我常於深夜獨自靜默着哀痛，聰明才智並不遜於他國人的中國人，何以就獨忍受這樣的侮辱和蹂躪！

在瑞士的中國留學生從前有六十幾人，現在只有二十幾人，此外便是來來往往的中國青田籍的小販約百餘人，替中國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瑞士對於外來的小販原發兩種執照。一種是貨樣執照，每年只須納費二百佛郎，但不能直接售貨，只能示賣戶以貨樣，有要買的，再回去將貨物由郵局寄出，價值由郵局代收。還有一種是直接售貨的執照，那就可以直接售賣貨物，可是每月就須納費數百佛郎。因此青田小販只領貨樣執照，却私下偷售貨物。被警察查出後，第一次罰款，第二次驅逐出境，將執照沒收，但青田小販往往能改名換姓，假造新護照捲土重來，又被查出，嘗了鐵窗風味若干時後再被驅逐，惟瑞士警察當局覺得防不勝防，特定新例，須蓋手印，外人對蓋手印看得很重，只施於強盜一類的重犯，視爲很大的恥辱，但做了中國人有什麼話說，要蓋便蓋就是了！

關於海外青田人的可憐，還有一件事可附記在這裏，據一位在德國海得堡城（Heidelberg）留學的

朋友談起，說去年耶穌聖誕節時候，該城有個中國青田小販演了一幕悲喜劇。他在電車上放着一隻箱子在進口處有礙交通，售票人叫他拿開——他不懂德語，置之不理，售票人強他下車，他雖不懂德語，但罵人的德語却學會了幾句，下車時便對售票人罵了一句『你是德國的豬羅』；售票人聽了不答應，下來和他辦交涉，德國人圍着看的越來越多，其中有一個很氣憤地質問這小販，說罵人就罵人，何以要加上『德國』一字？他仍聽不懂，只看見許多德國人圍着，便索性破口大罵一句『德國人都是豬羅』，結果大家不答應他把他捉將官裏去，坐了六個月的監牢，但他始終莫明其妙！

廿二、八、廿八、記於巴黎。